

重走
若泽·萨拉马戈
走过的路
1922 年—
2022 年

萨拉马戈的作品

作家的处境和市民无异。

若泽·萨拉马戈作品诸多，涉及多个文学类别。

小说是萨拉马戈创作的中心。在小说创作的历程中，他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佳作，例如《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耶稣基督福音》、《失明症漫记》和《大象旅行记》。此外，萨拉马戈也出版了短篇故事、戏剧、日记、诗歌、编年史、回忆录和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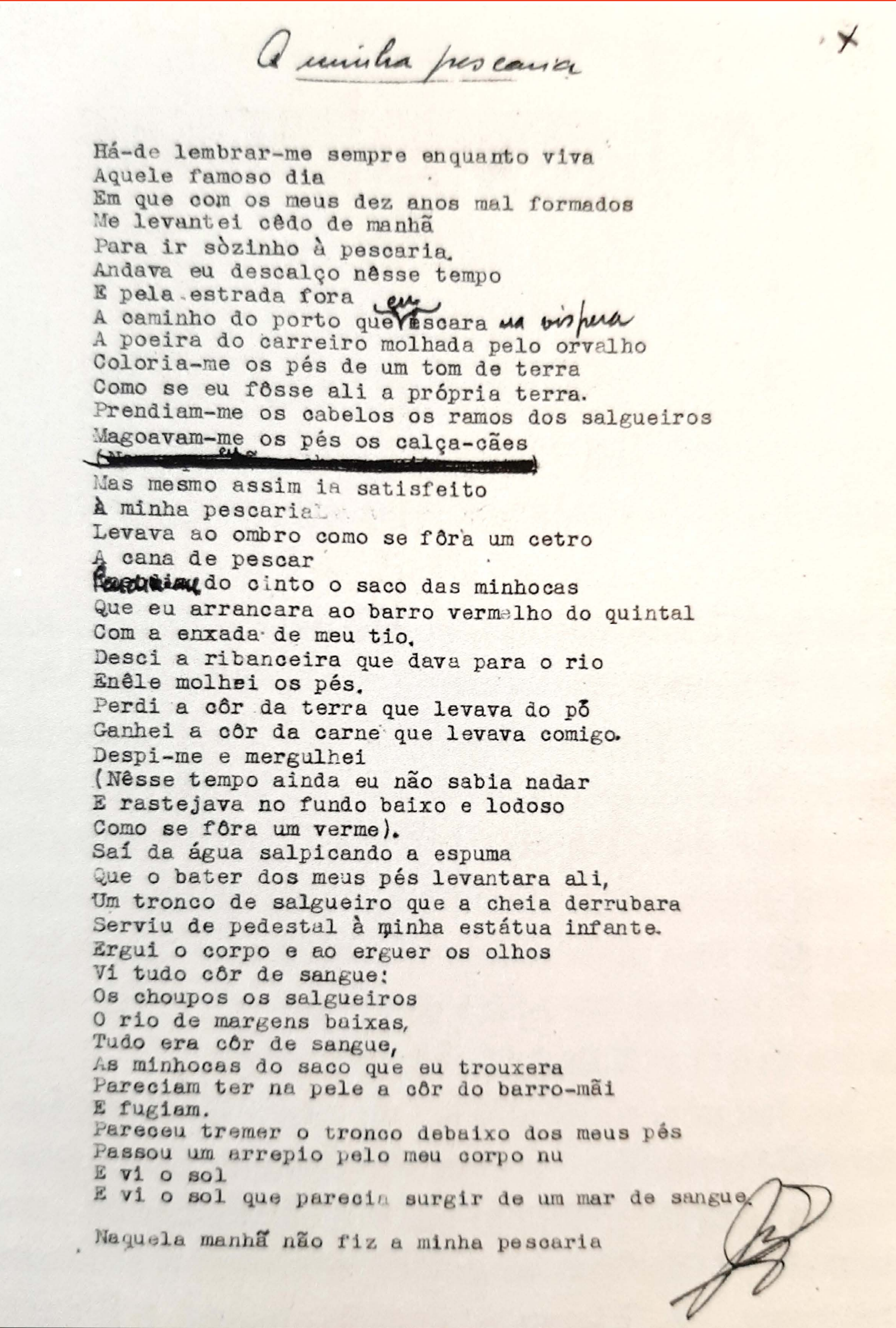
萨拉马戈的作品既有主题，也有鲜明的人物角色，包括布里蒙达（Blimunda）和医生的妻子、里卡多·雷耶斯（Ricardo Reis）和莉迪亚（Lídia）、《所有的名字》中的玛丽亚·德马格达拉（Maria de Magdala）和若泽先生（Senhor José）、还有几条狗和一头大象。通过这些角色，萨拉马戈在文章和社会干预中向我们讲述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爱与人性的残忍，以及对当权者、对社会生活不公之处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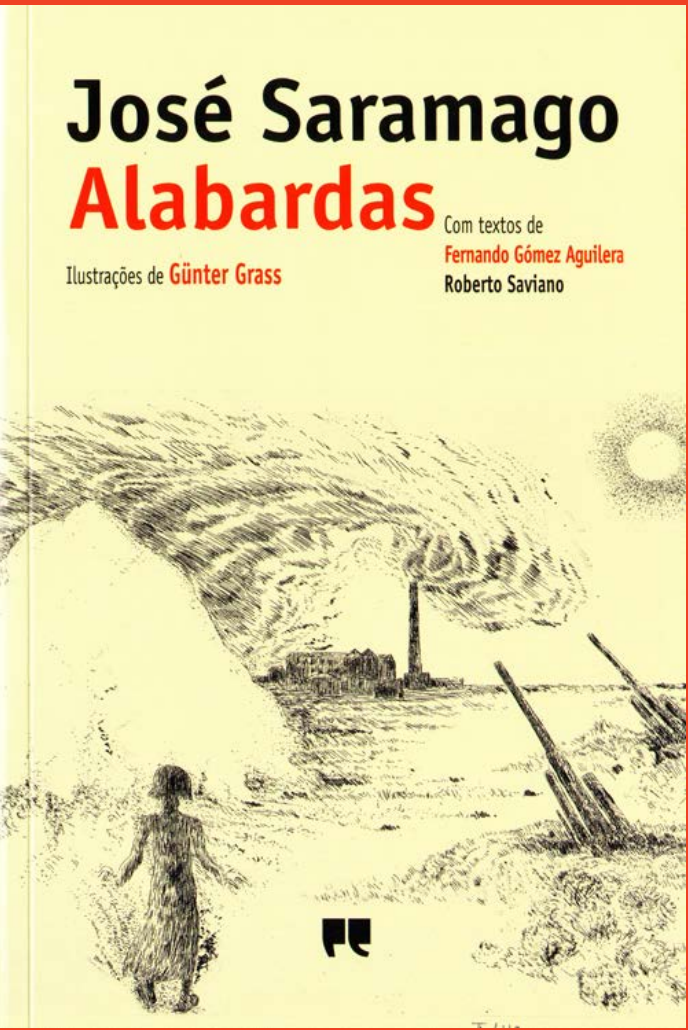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若泽·萨拉马戈

»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到，几十个人物在我的眼前经过。他们是我在小说中、戏剧中一笔一画塑造出的人物。我曾经以为他们受我引导，由我这个叙事者随意选择，跟随我这个作者的意志，就像牵线木偶一样，至多只能在我移动他们的时候通过线绳让我感受到压力和张力。但他们如今却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师，深刻地教会了我生活的艰辛。»

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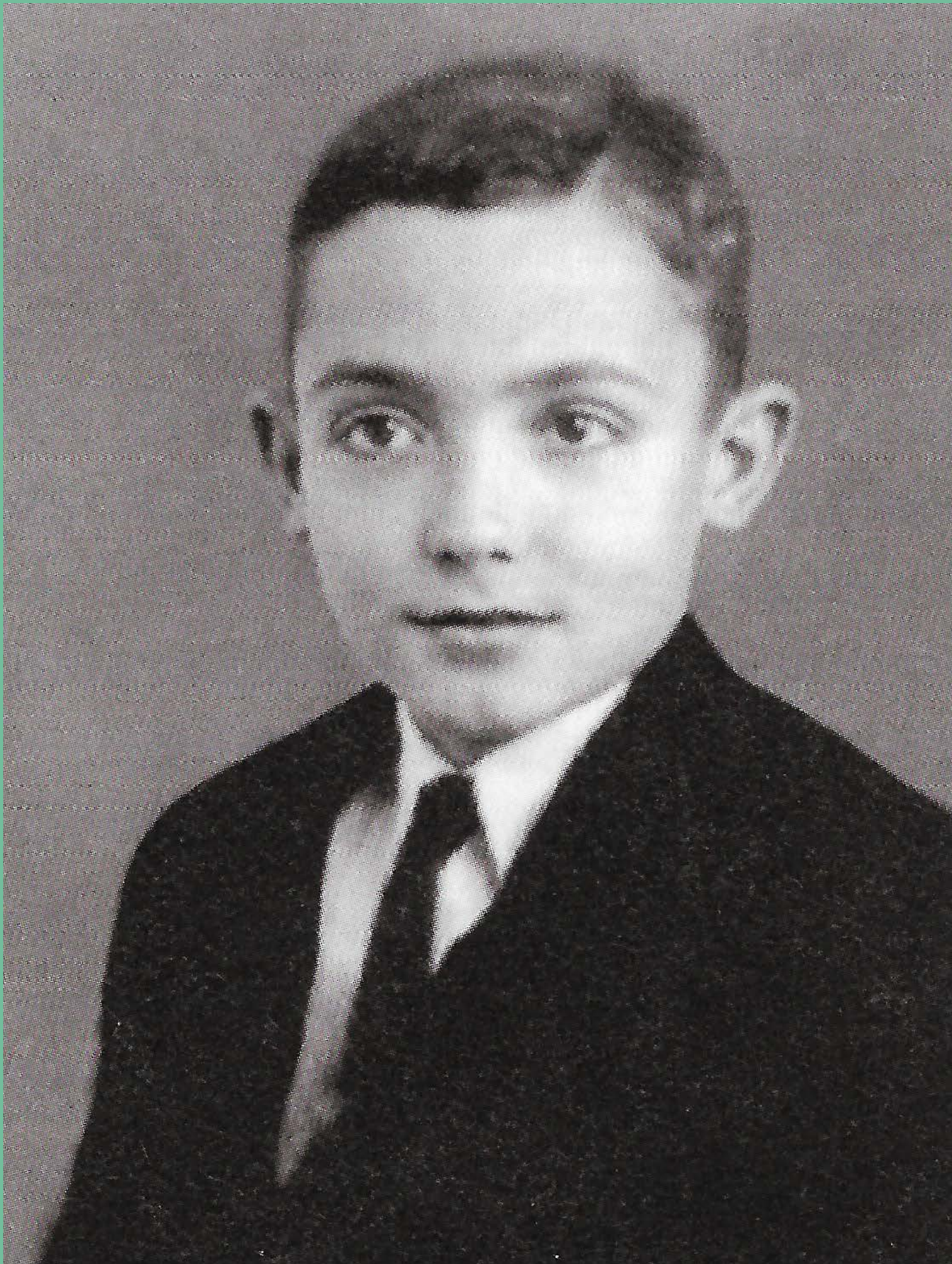
《青春诗歌》（未出版）



第一部小说（1947年）和最后一部小说（2014年，未完成）

萨拉马戈的生平

萨拉马戈在青年时期就已经从诗歌课上掌握了一些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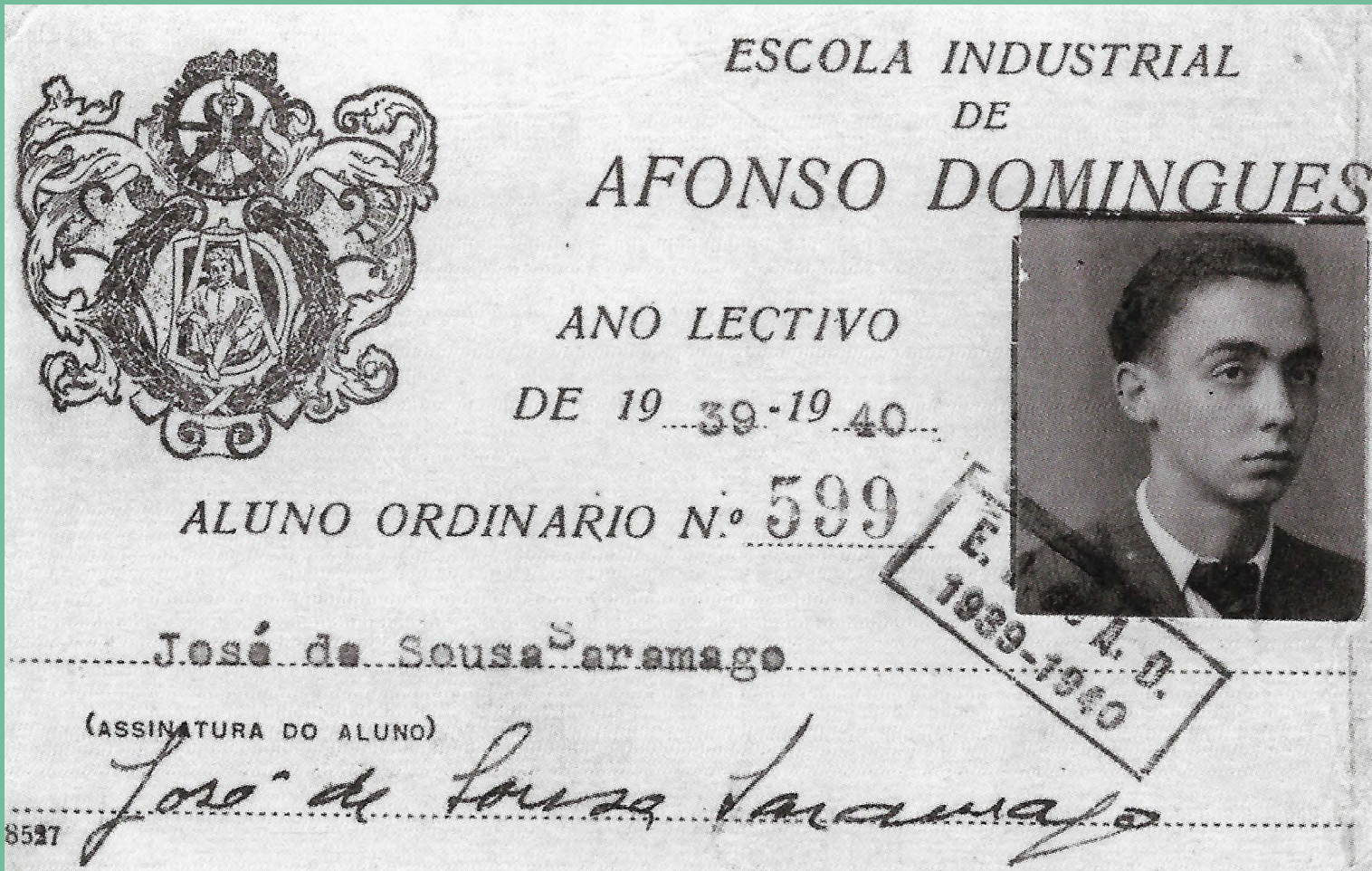


10岁时的若泽·萨拉马戈

受限于社会背景，若泽·萨拉马戈不能上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萨拉马戈上了小学，然后去了吉尔·维森特高中（Gil Vicente High School），后来进入了阿方索·多明格斯工业技术学校（Afonso Domingues Industrial School）。

萨拉马戈很早就接触到了文学。他对文学的启蒙主要是源于自学，虽然阅读频率不高，但精读程度很深。萨拉马戈的文学知识不断延伸，接触到了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和卡夫卡（Kafka）、蒙田（Montaigne）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劳尔·布兰多（Raul Brandão）、加勒特（Garret）和安东尼奥·维埃拉（Father António Vieira）的作品。

萨拉马戈在年近25岁时出版《罪恶的大地》（1947年），此后他在文学界沉寂了近20年。



若泽·萨拉马戈的学生卡

»我在12、13岁的时候拿到了一本书，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当时我还在吉尔·维森特高中（Gil Vicente High School）上学，正在读高二，不过后来没在那毕业。然后应该是13岁的时候，我去了阿方索·多明格斯工业技术学校（Afonso Domingues Industrial School），在那接受技术教育，期间也接触了文学（...）。我先是接触了教科书，学到了一点知识，知道了有作家这么一个职业。后来，就连在里斯本民用医院的车间当锁匠技工时，我也经常会在晚上去加尔维阿斯（Galveias）图书馆看书。»

卡洛斯·雷耶斯（CARLOS REIS），《和若泽·萨拉马戈对话》



加尔维阿斯宫（GALVEIAS PALACE），由A. PORTUGAL拍摄（1945年）

萨拉马戈的生平

萨拉马戈小说中的一切内容，在编年史中都有迹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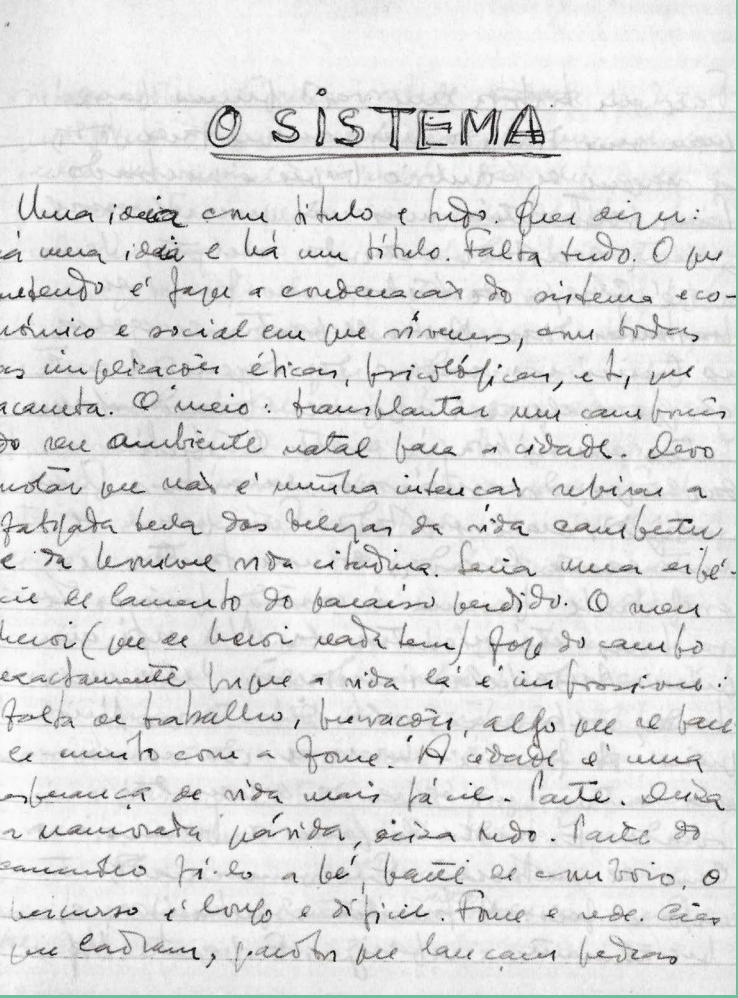
若泽·萨拉马戈参加1974年的五一游行

在出版成名作（《从地上站起来》，1980年）之前，若泽·萨拉马戈在文学界的存在感并不强。不过，他未曾停下发表作品的脚步，特别是在报刊上发表。当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作家，一路走来，他留下了好一些未完成的手稿，也曾放弃过一些文学尝试。例如，小说《天窗》在萨拉马戈去世后的2011年才出版。除了是一名作家，萨拉马戈还是一名翻译、一家出版社的员工、一个说书人和编年史家。写编年史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大有裨益。

这段时期，萨拉马戈也进行了诗歌创作，包括《可能的诗》（1966年）、《也许快乐》（1970年）和《1993年》（1975年）。其中《1993年》的文本内容已经开始向叙事转型。同时，他终于迎来了自由，也获得了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对自己写作技巧的意识。他在《绘画与书法指南》（1976年）中就以自传式的口吻体现了这一觉醒。

»我的文学生活开始得很早，早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出版了一本既不好也不坏的小说，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又出版了一本书。这一事实当然会诱使一些人好心询问，作者是否决定保持多年的沉默，以获得重要的经验，然后转移到文学中。很明显，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人有把握再活二十年。»

雕像与石头



左图为《绘画与书法指南》第一版的封面；右图为未撰写的小说的笔记（约1952年）

雕像时代

刻画他人者亦自画。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对于若泽·萨拉马戈的创作而言至关重要，萨拉马戈会在其80年代的巨著中对这段时期出现的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因此，承担作家责任、将历史融入小说成为了萨拉马戈文学生涯的核心。

《绘画与书法指南》（1976年）是以写作揭露现实的一次成功尝试，《几乎是物体》（1978年）中的短篇故事可以被视为是后来小说的雏形，而《从地上站起来》（1980年）的故事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书写了人们实现1974年解放的史诗。

这场解放运动也被写成剧本《夜晚》（1979年）。随后另一个剧本《我拿这本书怎么办？》（1980年）问世，剧本中出现了葡萄牙诗人卡蒙斯。



GRUPO APOLLO打造的话剧《我拿这本书怎么办？》

»这种写作将告一段落。它已经持续了结束一种人生并开始另一种所需要的时间。重要的是记录下了那张面孔，以及其即将展现出的最初特征。»

《绘画与书法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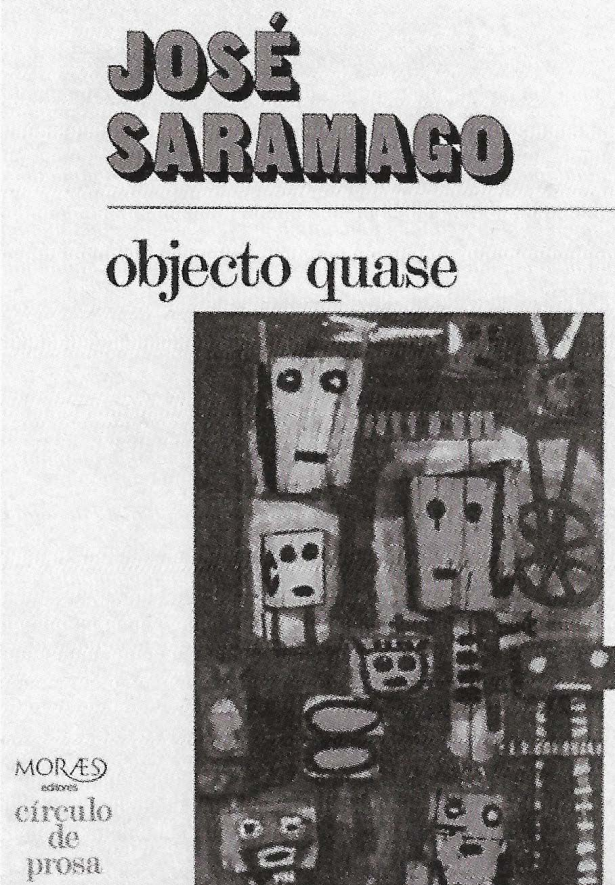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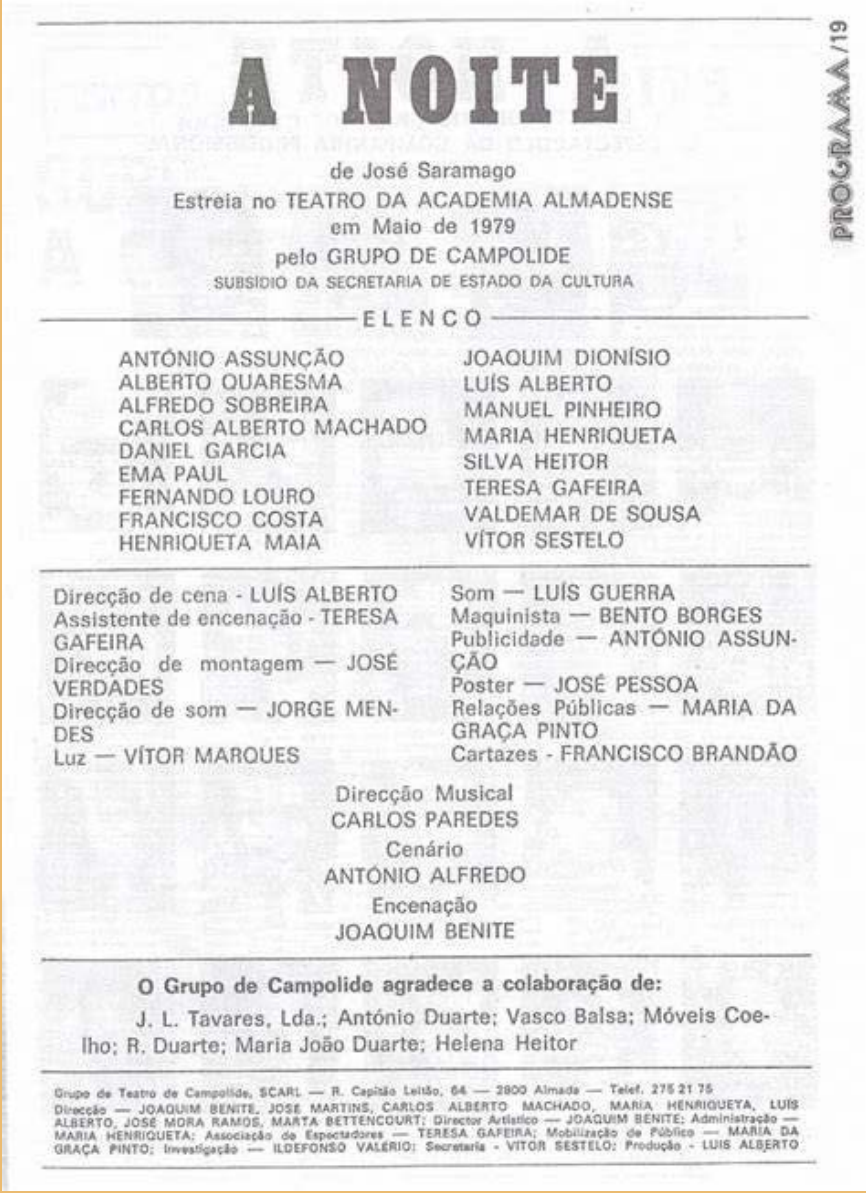


《从地上站起来》话剧演出，CASA DO ALENTEJO，1980年

»"一千人，更不用说那些看不见的人了，因为活人的盲目性决定了他们无法正确说明有多少人做了这件事，一千人活着，十万人死了，或者两百万人从地上爬起来的叹息，任何数字都可以，如果我们把它们加起来，都会很小（...）。»

《从地上站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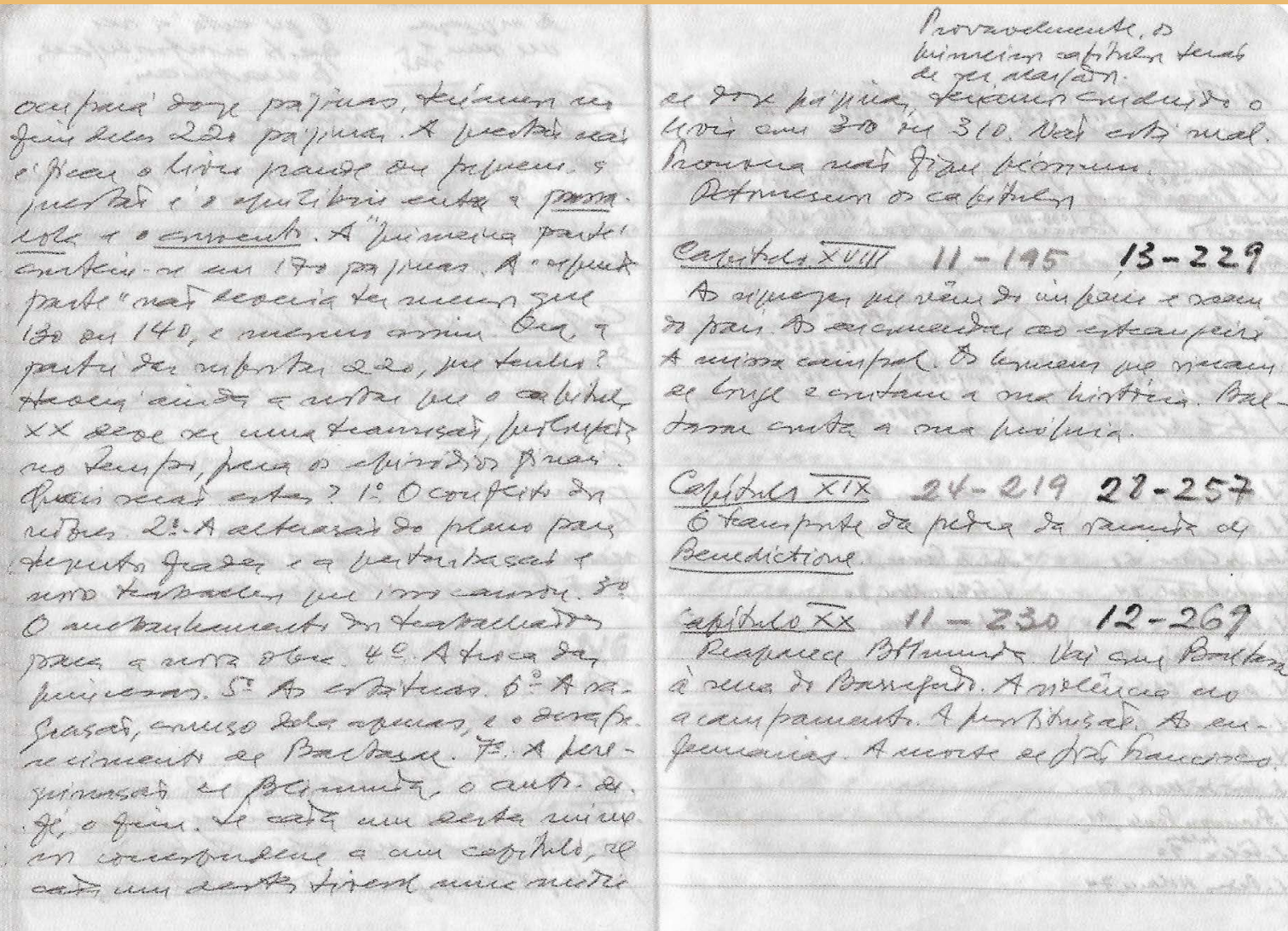
《夜晚》话剧首演的海报



《几乎是物体》第一版的封面

雕像时代

百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长眠。



上图为《修道院纪事》笔记；右图为設計師若泽·圣巴巴拉（JOSÉ SANTA-BÁRBARA）的作品“OS PASSATEMPOS DE EL-REI”（意为国王的娱乐）

按照若泽·萨拉马戈所说，“将此写入小说”这一目的也让马弗拉修道院成为历史意识形态修正的核心要素。这本小说向读者呈现出复杂、不寻常的人物形象（例如布里蒙达），并包含了对“官方”历史事实的全面修正。

出于同样的冲动，萨拉马戈把《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1984年）的主人公名为里卡多·雷耶斯（Ricardo Reis），作家佩索阿曾使用过的一个异名。里卡多·雷耶斯在返回葡萄牙的路上和佩索阿展开了对话，並對在萨拉查统治下出現极权主义政权的葡萄牙和欧洲提出了审慎的批判。

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小说都聚焦于葡萄牙。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作品是对葡萄牙土地的重游，继而造就《葡萄牙之旅》一书的诞生。



还会有其他的若泽们、方济各们和曼努埃尔们，巴尔塔萨们就更少了，还会有若昂们、阿尔瓦罗们、安托尼奥们和若阿金们，也许还有巴尔托洛梅乌们，但这些都不是，还有佩德罗们、维森特们、本托们、贝尔纳多们和卡埃塔诺们，所有的人名都会在这里，还有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如果它是麻烦的，特别是如果它是悲惨的（...）。

《修道院纪事》

那么我们走吧，费尔南多·佩索阿说，走吧，里卡尔多·雷耶斯回答。阿达玛斯托没有回头观望，这一次他似乎终于能够放声号叫。这里，大海栖止而陆地等待着。

《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

奇科·迪亚兹（CHICO DIAZ）在若昂·伯特洛（JOÃO BOTELHO）执导的《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中扮演的里卡多·雷耶斯。



雕像时代

历史之外，别无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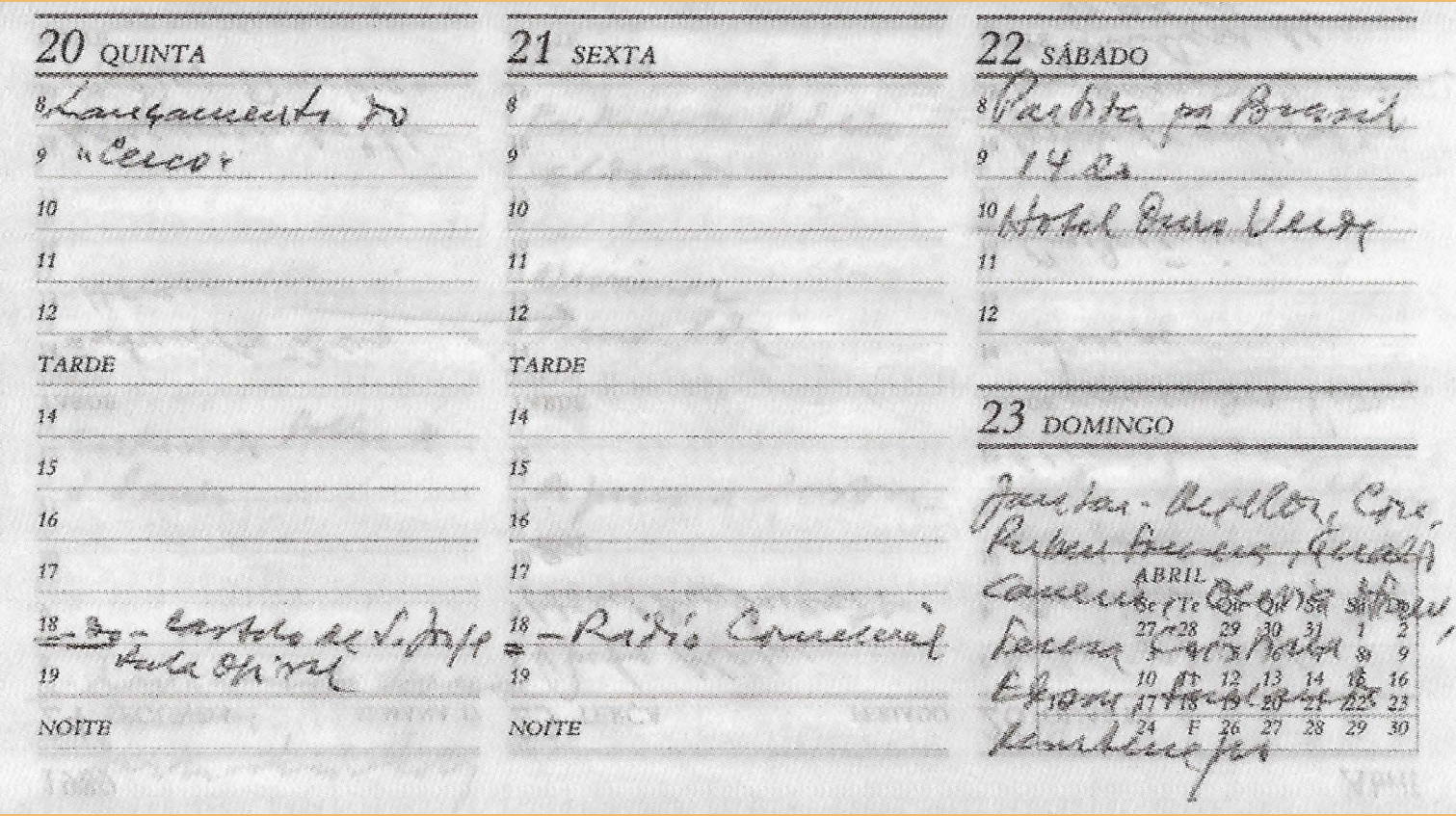
O BANDO剧团出品的《石筏》

《绘画与书法指南》的创作主题在《里斯本围城史》（1989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拉马戈在《里斯本围城史》中所呈现的真相，与过去所接受但如今遭到质疑的所谓真相并不相同：小说中的评论家兼作家雷蒙多·席尔瓦（Raimundo Silva）通过语言清晰表明，一个看似没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也存在脆弱性。这也是萨拉马戈又一次通过小说提出颠覆性、批判性的历史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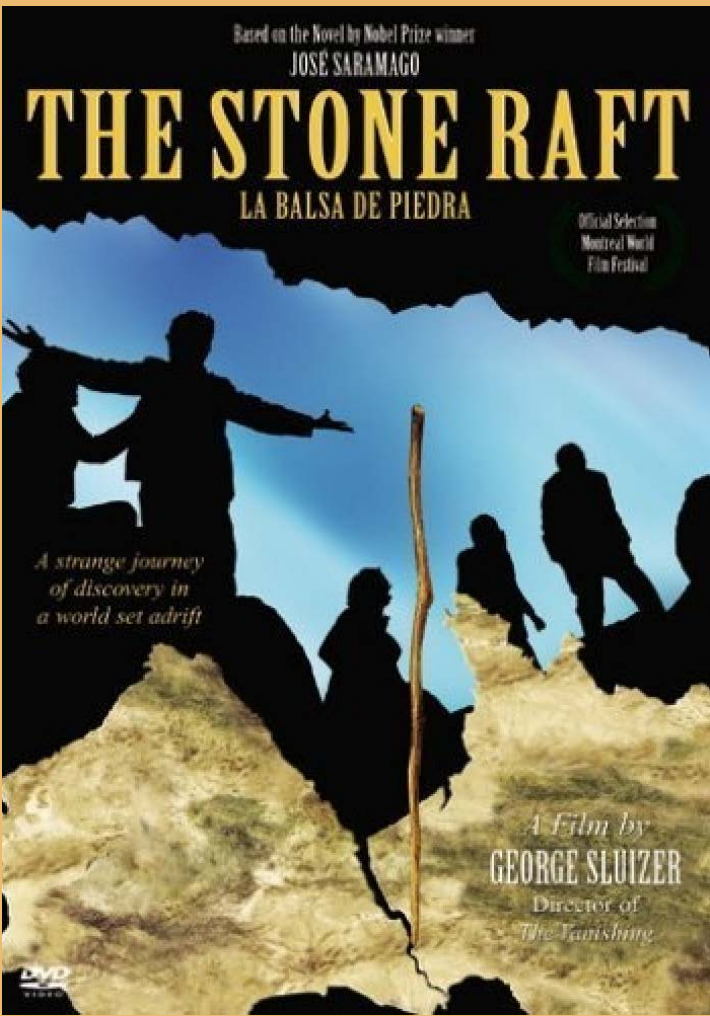
在出发点不同、但依然基于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萨拉马戈编织出了一个极其新颖的寓言故事：伊比利亚半岛脱离了欧洲。《石筏》（1986年）离开欧洲一路向南航行，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联系起来，探寻共同的命运。

整部小说《石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一种需要个人承担的历史伤痛造成的文学后果。尽管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一起，或好或坏地将欧洲的名字和精神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他们当时却被留在了历史的边缘。

《兰萨罗特岛最终日记》



若泽·萨拉马戈的日记中记录了关于《里斯本围城史》的出版



乔治·斯鲁依泽（GEORGE SLUIZER）执导的电影版《石筏》的海报

现在这本书变成了十字军将不相助葡萄牙人拿下里斯本，白纸一旦落上黑字，便尘埃落定，木已成舟，从此这就是真相，虽然与以往版本不同，(...) 有人需要重新撰写历史了，(...)。

《里斯本围城史》

雕像时代

我是基督教打造出的无神论者。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萨拉马戈出版了三部作品，体现了他和上帝、基督教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包括两部戏剧——《圣方济各亚西西的第二人生》（1987年）、《以上帝的名义》（1993年）——和一部小说《耶稣基督福音》（1991年）。

《圣方济各亚西西的第二人生》和《以上帝的名义》批判了方济各会主义所传达的基督教教义的堕落，以及其不宽容和狂热。《耶稣基督福音》则描写了耶稣和他人、和上帝的关系，刻画出耶稣凡人的一面，并将上帝打造成一个专制、压迫的形象，甚至影响到了上帝自己亲手创造的耶稣。

《耶稣基督福音》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时任当权者采取了强硬的措施，若泽·萨拉马戈因而离开祖国，前往西班牙兰萨罗特岛生活，不过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政治流亡者。



然后，耶稣明白，他被引向歧途，就像羔羊被引向祭品一样，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被标明要以这种方式死去，他想起了将从他身边升起并淹没整个地球的血河和痛苦，他朝着那片上帝微笑着的广阔天空喊道：“人啊，原谅上帝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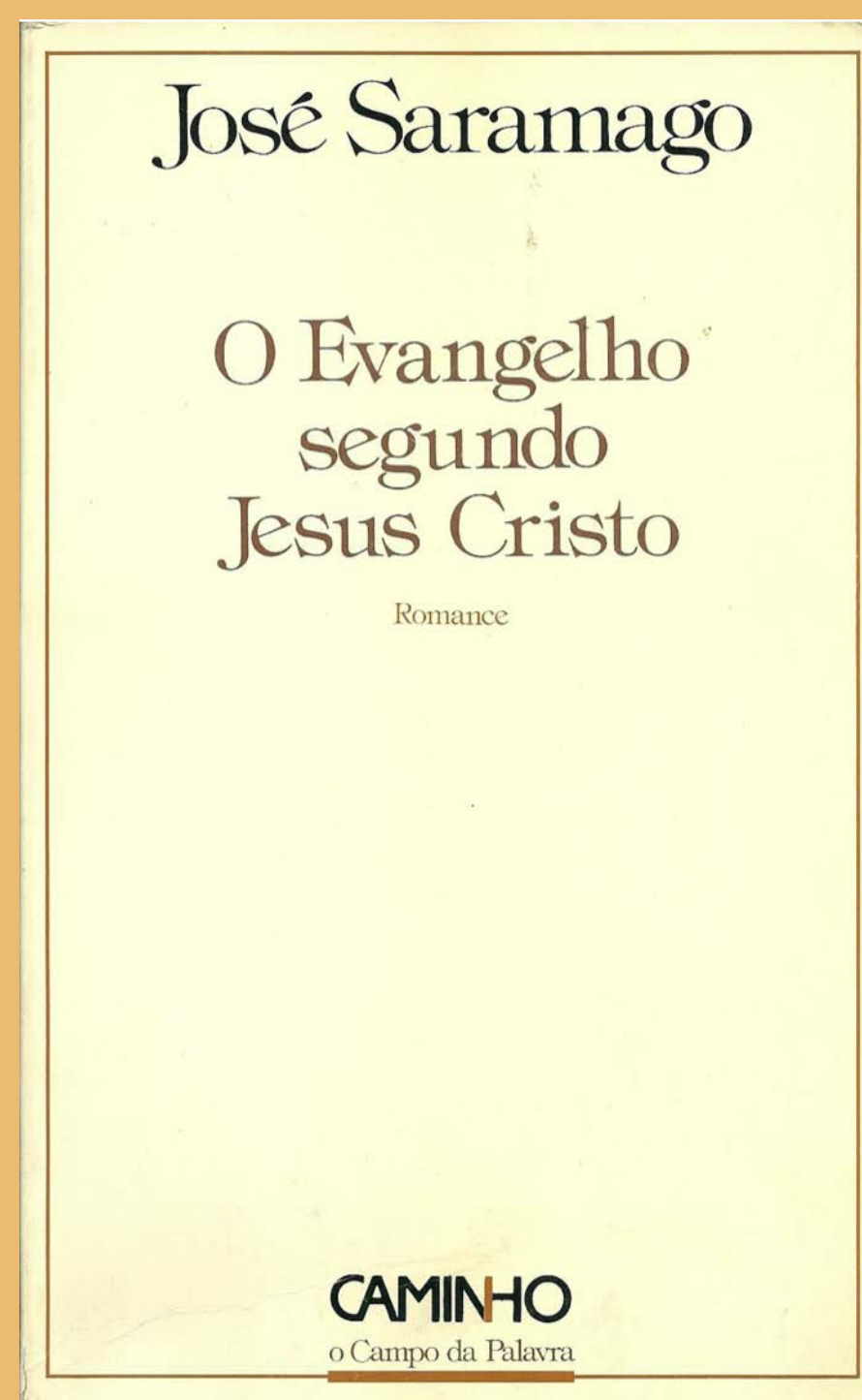
《耶稣基督福音》



由何塞·波西·内托（JOSÉ POSSI NETO）编导的《耶稣基督福音》

»我一直带着自己的无神论过着平静、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虽然脱离了教会，但我并没有脱离教会所创造的文化世界。»

摘自《O GLOBO》采访内容（1993年）



若泽·萨拉马戈在兰萨罗特岛的家和《耶稣基督福音》第一版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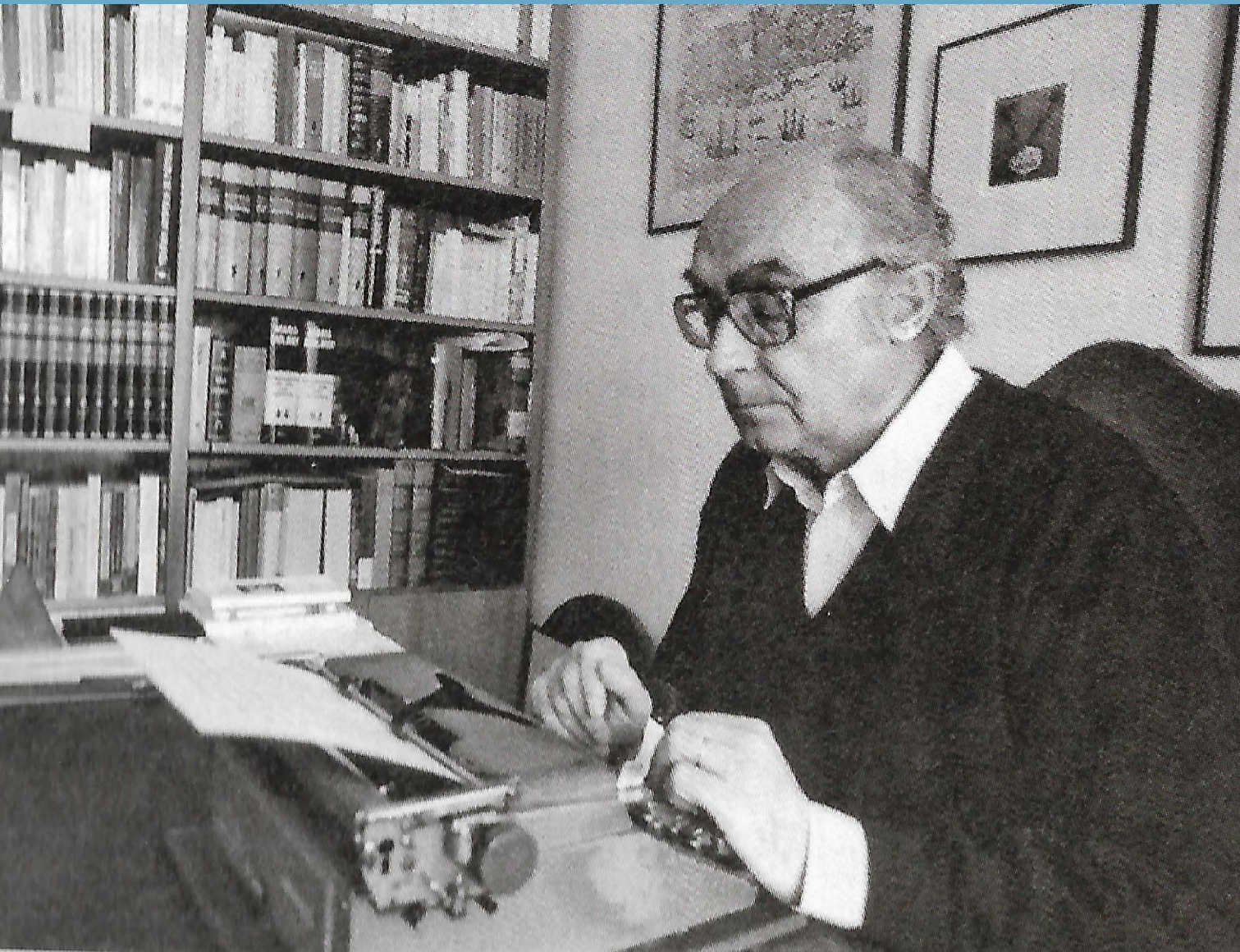
石头时代

要解释清楚事物，隐喻是首选。

在《耶稣基督福音》后创作的小说中，若泽·萨拉马戈都试图进入“人的最深处”。我们现在正处在“石头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文风变得简洁，寓言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暗喻的使用也更加明显。若泽·萨拉马戈对“脸部、姿势、衣着和身型”进行了描写，超越了“石头时代”。

《失明症漫记》（1995年）和《所有的名字》（1997年）都是“石头时代”的杰作。前者描绘了一场杀伤力极强的流行病，不光会致人失明，也是人类理智的一场重大危机，是残忍、自私、暴力的源头。《所有的名字》则刻画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持之以恒地寻找一个陌生女人；这是对人们寻找另一半的的隐喻，在寻找的过程中人们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身份，即便另一半去世了，也不能停下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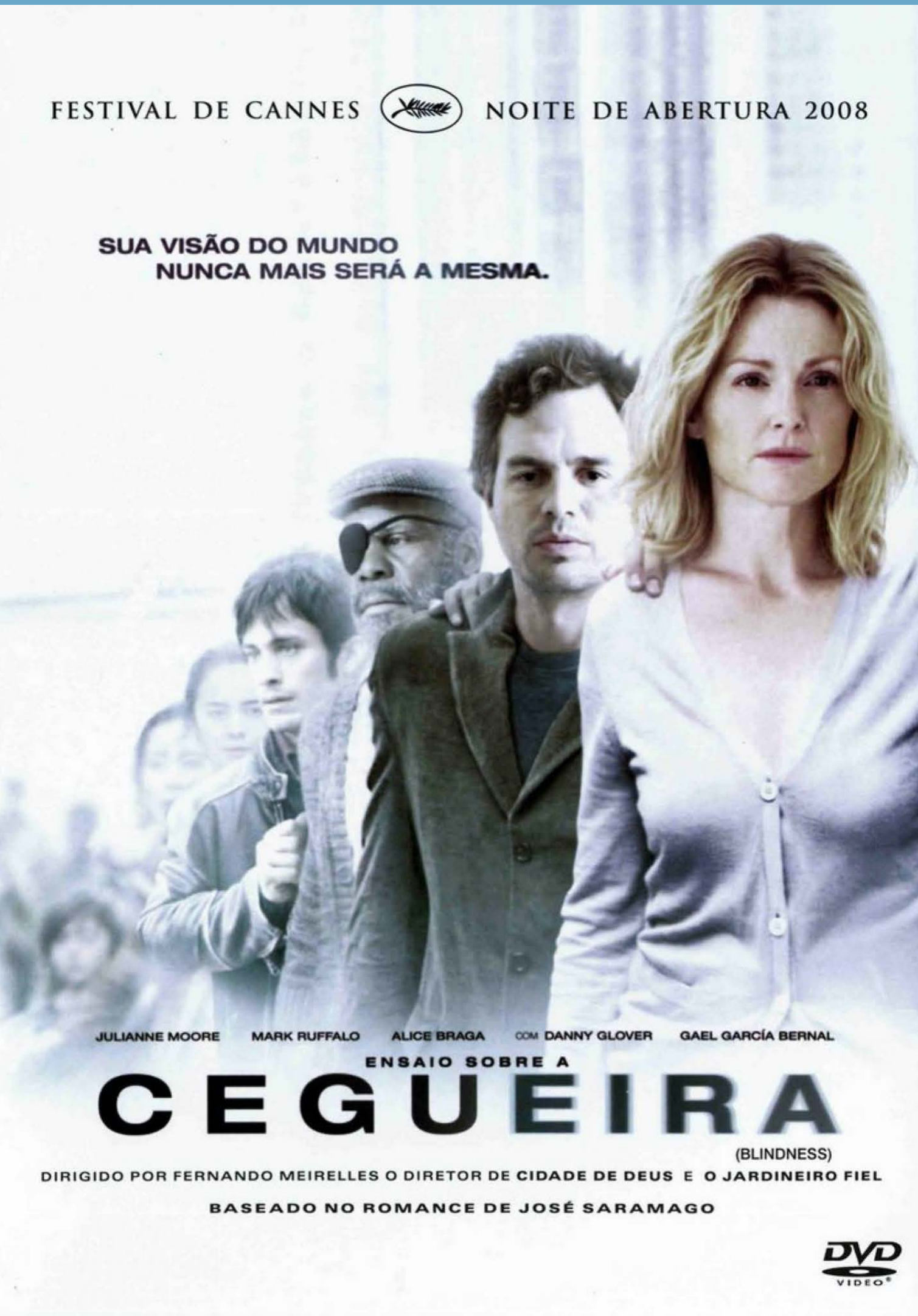
1995年，若泽·萨拉马戈获得卡蒙斯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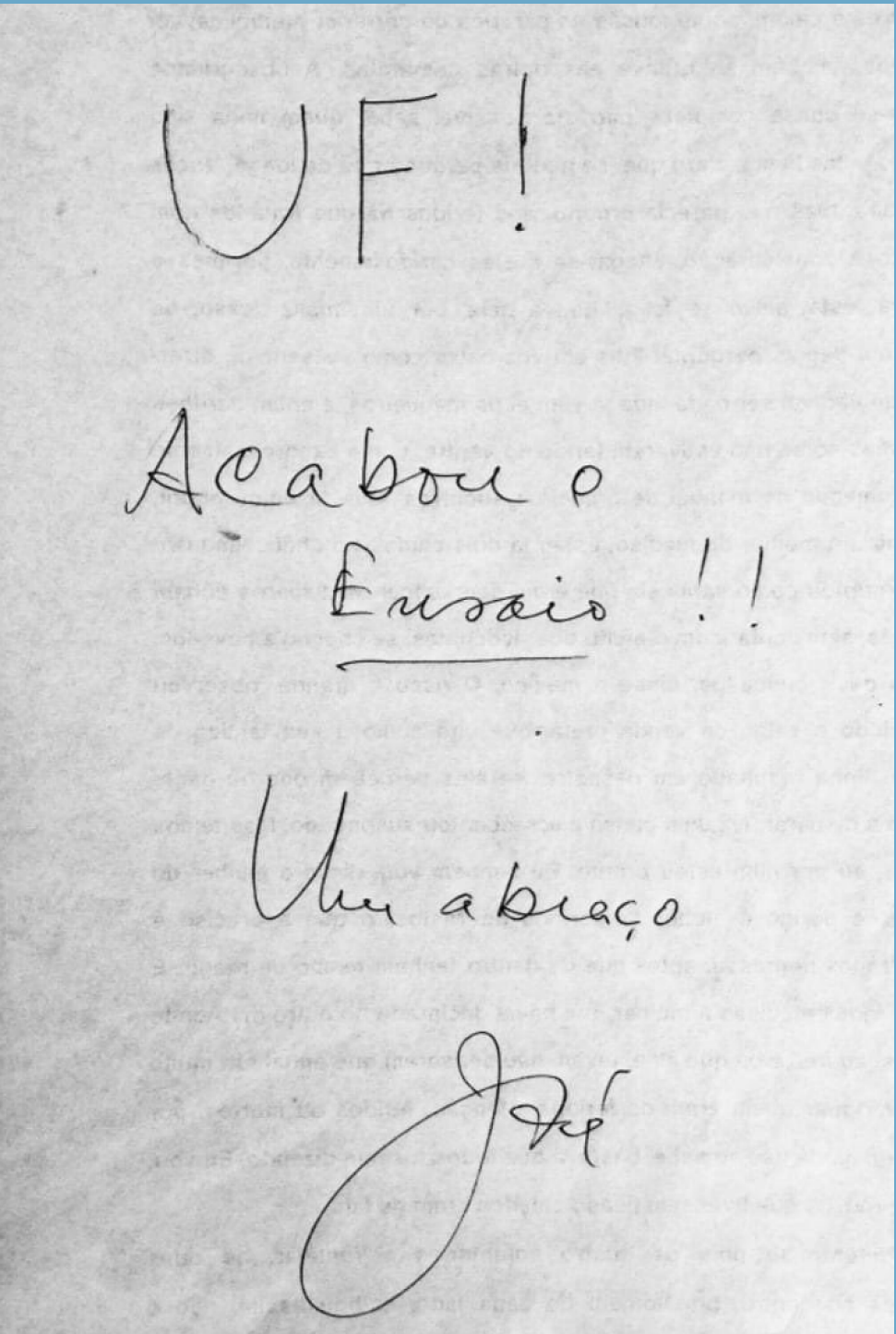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末的若泽·萨拉马戈

在我的小说《失明症漫记》中，我试图用託寓的方式告诉读者，我们的生活不受理性的支配，我们在用理性对抗理性，对抗生命本身。我试图说，理性永远不应该与人的尊重分开，团结一致不应该是特例，而应是一种规则”。

《兰萨罗特岛日记》



费尔纳多·梅雷莱斯（FERNANDO MEIRELLES）执导的电影版《失明症漫记》的海报



若泽·萨拉马戈写于1995年8月8日的一份手稿

基本寂静无声，不过微微能听到还在城里行驶的少数汽车的噪音。比那要响的是一个压抑的声音，上上下下，就像远处的风箱，不过若泽先生已经习惯了这个高音，这是登记总局在呼吸。

《所有的名字》

石头时代

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何会是这副模样。



若泽·萨拉马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8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萨拉马戈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2月10日，瑞典国王为萨拉马戈颁发奖牌和证书。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萨拉马戈在民间、政治领域的干预更加突出，日益增加的道德担忧在他的小说中也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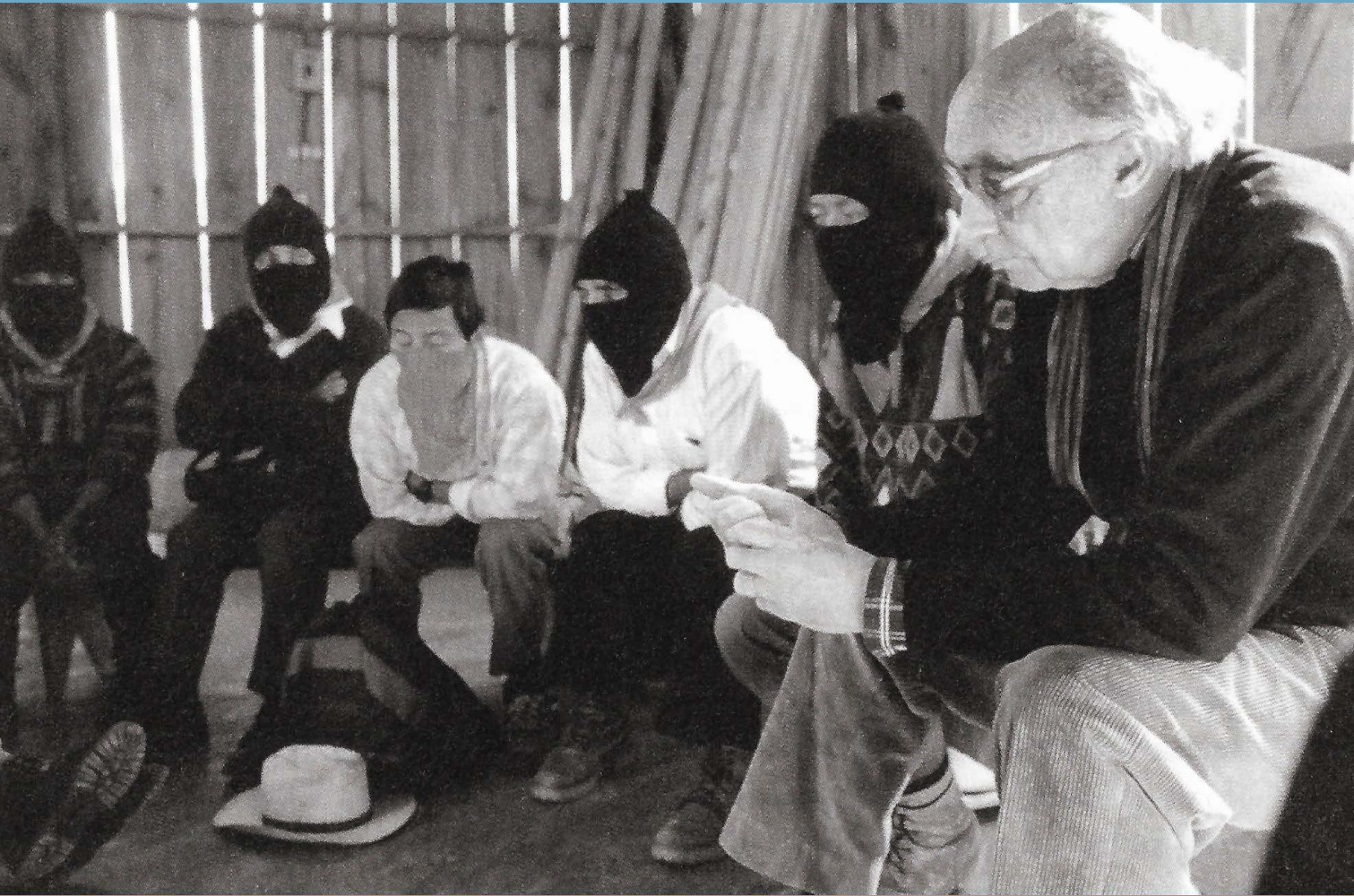
寓言早在柏拉图神话中就已经出现。通过寓言，《洞穴》（2000年）讲述了弱者在日益全球化、愈发惨无人道的世界中遭受的暴力。早在《所有的名字》中就出现过的“他者”话题，在《双生》（2002年）中又一次出现，同时出现的主题还包括身份及身份的意义：用同情心去理解他人、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执导的电影版《双生》的海报



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被羞辱和冒犯的人：在所有地区和时代，无论种族、肤色、习俗、文化、宗教信仰如何，我们所夸耀的人类总是知道如何使用可悲的讽刺意味来羞辱和冒犯那些他们继续称之为同胞的人。

《兰萨罗特岛日记》



上图为若泽·萨拉马戈于恰帕斯，1999年；下图为若泽·萨拉马戈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合照

马克西莫·阿丰索从椅子上站起来，跪倒在电视机跟前，他的脸在能够看见影像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贴近荧光屏，这是我，他说，他再次感到全身毛发直立，那不是真的，那不可能是真的

《双生》

石头时代

政客的谎言会摧毁民主的基石。

《复明症漫记》（2004年）中的角色和《失明症漫记》中的角色一脉相承。同时，若泽·萨拉马戈坚持将叙事和散文级别的语域相结合。小说中所描写的空白选票危机也给故事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质疑民主的矛盾之处，给出我们所说的预言式警告。

同样，《死亡间歇》（2005年）以寓言的口吻讲述了暂停死亡这一非同寻常的情形。这部小说不仅仅是探究永生不朽这一话题，更是以讽刺的口吻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及其中的脆弱性和矛盾之处。

除了小说以外，萨拉马戈还回归戏剧，在剧作《唐·乔凡尼——放荡无罪》（2005年）中解构了一个文学神话。阿齐奥·科吉（AZIO CORGHI）采用了萨拉马戈的剧本作为其歌剧《Il Dissoluto Assolto》的歌词。



若泽·萨拉马戈和阿齐奥·科尔吉（AZIO CORG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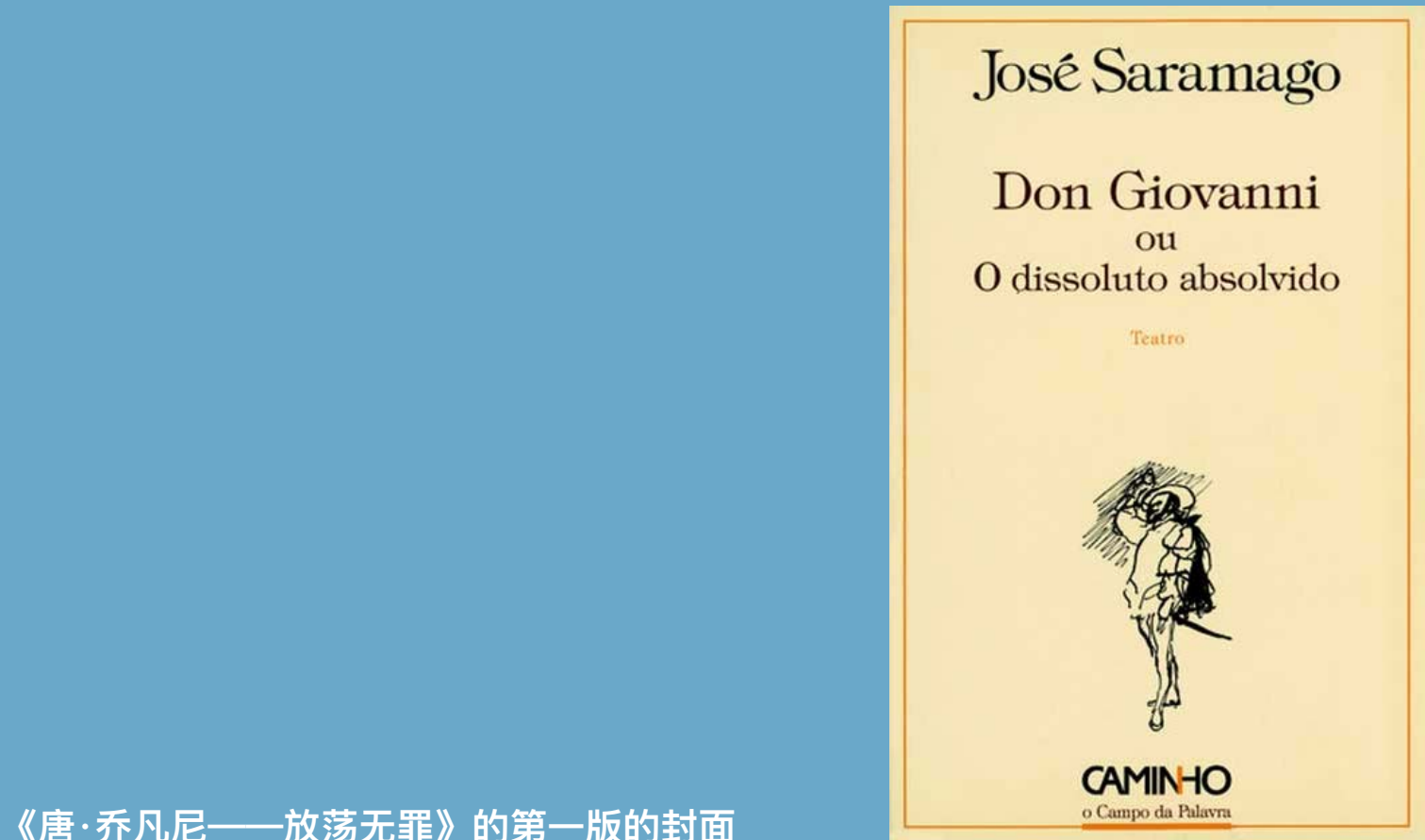
2003年的若泽·萨拉马戈

»仅靠政府更迭是无法实现民主的。如今我们只有形式民主，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

摘自《EL PAÍS》（2004年）

第二天，没有人死去。此事实在有违常理，所以给许多灵魂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从任何角度而言，这种影响都可以理解，只消想想，煌煌四十卷全球史，从未记载过类似的现象，一个例子也找不到

《死亡间歇》



《唐·乔凡尼——放荡无罪》的第一版的封面



西班牙语版的《死亡间歇》

石头时代

上帝让我的作品变得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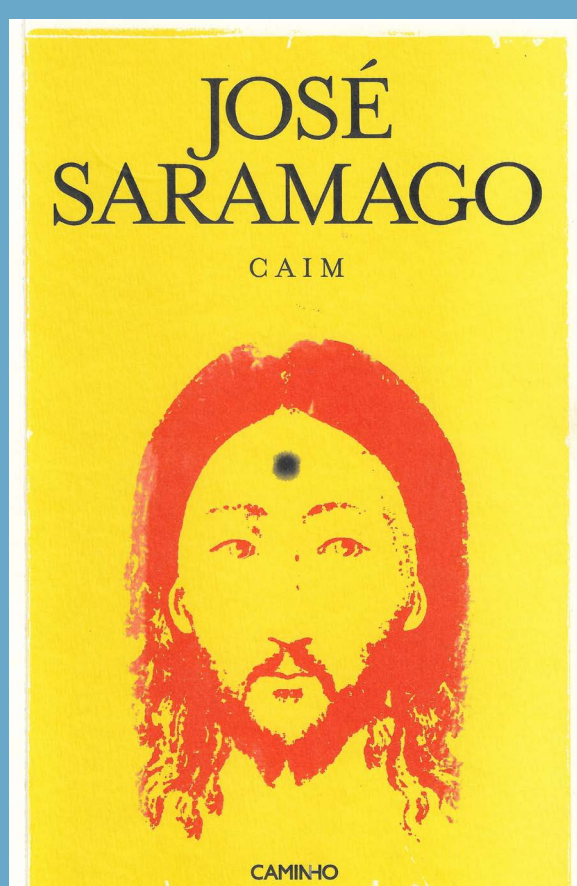
若泽·萨拉马戈在文学创作晚期时回归到“雕塑时代”的主题。他在寻找自我重塑的过程中唤起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继而创作并发表了小说《童年记事》（2006年）。小说出版后他说道：“我们都是自己的记忆”。

此后，若泽·萨拉马戈出版了《大象旅行记》（2008年）和《该隐》（2009年）。在最后这几部作品中，再次出现了他先前重要作品中的基本元素——历史和上帝。在保留真实事件特点的基础上，萨拉马戈通过小说《大象旅行记》重构了一头大象在约翰三世时期从里斯本前往奥地利大公宫殿的故事；《该隐》的主角取材于《旧约》中性格阴险的该隐，但在小说中该隐被重新塑造成为任由上帝摆布的受害者，从而证明自由死于其创造者之手。

若泽·萨拉马戈于2010年6月18日去世，他去世前不久才刚开始写《Alabardas, Alabardas, Espingardas, Espingardas》。2011年，《天窗》出版，这部小说至今未曾被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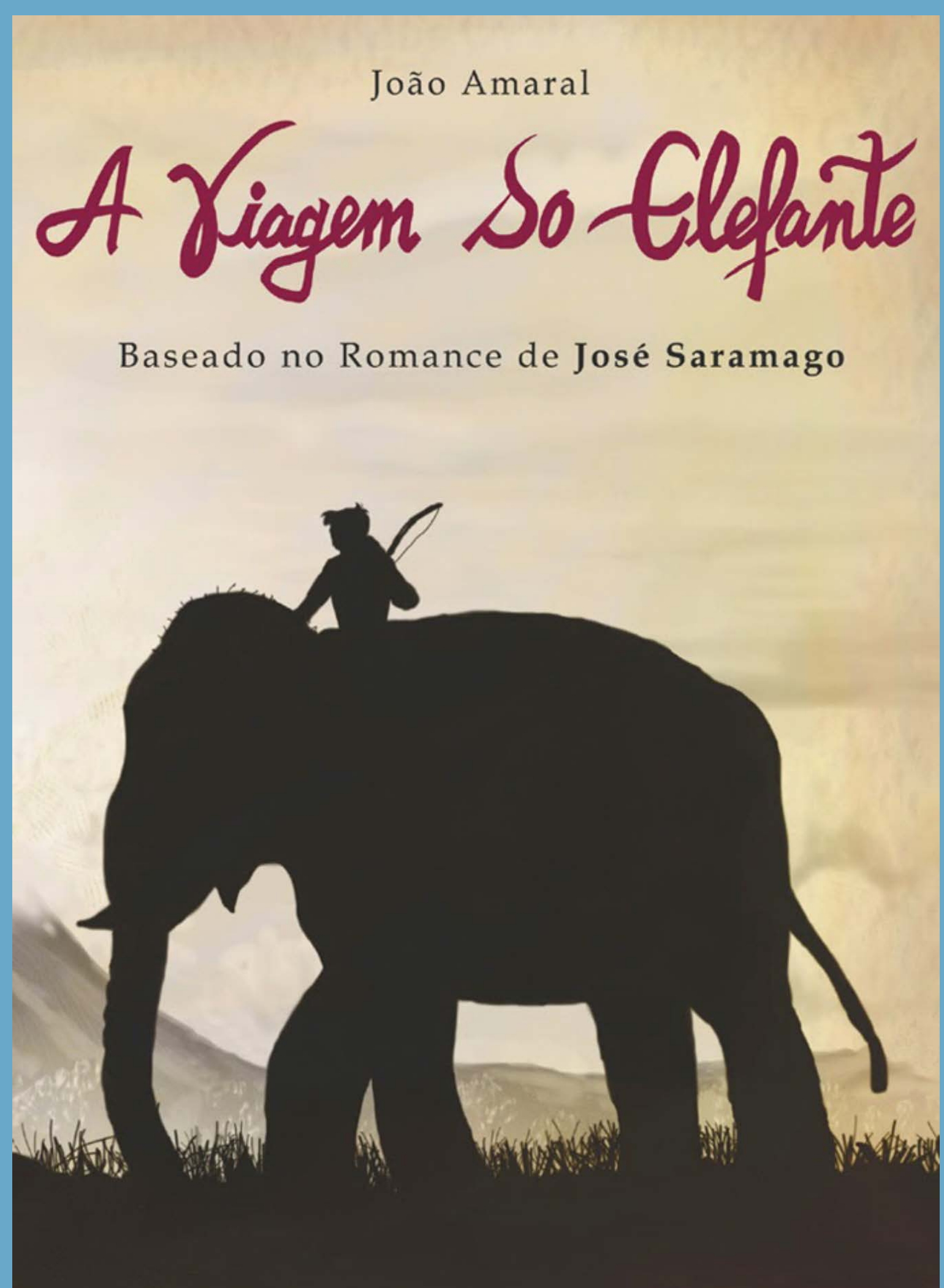


上图为由A BARRACA剧团上演的《天窗》；右图为《该隐》的第一版的封面



有些人不注重睡房对公共行政良好运行的重要性，无论是教会的，世俗的还是不规则的睡房。不管在这些人看来有多奇怪，但我们决定讲述一头大象前往奥地利的非凡旅程，它的第一步就发生在葡萄牙王室的皇家住所，差不多是在就寝时间。

（大象旅行记）



乔奥·阿马拉尔（JOÃO AMARAL）根据《大象旅行记》而改编的连环漫画集的封面

现场一片寂静。然后该隐说，现在你可以杀了我。但我不能，上帝的话不会反悔，你会在被遗弃的土地上自然死亡，鸢鸟会来吞噬你的肉体。是的，在你先吞噬我的精神之后。

《该隐》

萨拉马戈——一位普世作家

我最在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

在整个文学生涯中，若泽·萨拉马戈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探讨了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作家职业生涯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曾说道：“我对于谈论文学越来越不感兴趣”。

萨拉马戈以祖父杰罗尼莫·梅里尼奥（Jerónimo Melrinho）为榜样，成为了一位“智者”。他的作品也因此获得了普适性，超越国界，批判从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期间影响人类社会的诸多矛盾。萨拉马戈最关注人类，这一点也有很具象的体现：他具体描述了世界各地的压迫、离弃和社会排斥。

最后，从萨拉马戈呼吁要求获得权利到肯定人类义务，体现出他在政治和道德领域的承诺。



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和若泽·萨拉马戈



若泽·萨拉马戈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发言

»没有人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政府不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可能是因为政府不知道、没有能力或不希望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真正统治世界的人不允许他们这么做。真正统治世界的跨国、跨大陆企业所掌握的权力绝非民主，和民主的理想也几乎毫不沾边。（...）那么，让我们普通人站出来发声，让我们带着要求获得权利时的热情来要求对自己的义务负责。也许我们能因此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

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1998年）。



《TERRA》，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的摄影集，描绘了在巴西遭到边缘化、穷苦无依的群体，序言由若泽·萨拉马戈撰写。

萨拉马戈——一位普世作家

人类就是我的作品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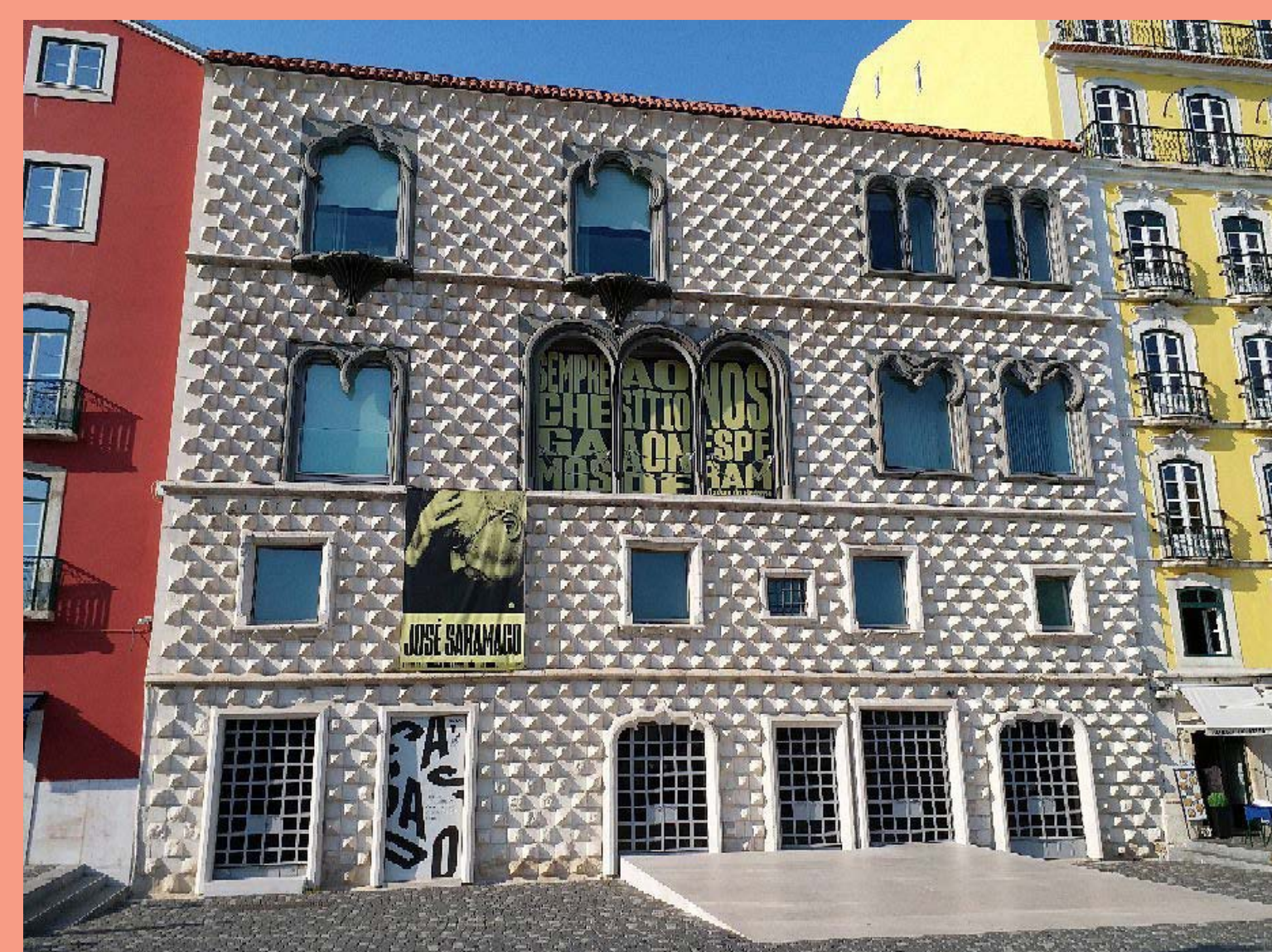
若泽·萨拉马戈和皮拉尔·德里奥（PILAR DEL RÍO），摘自米格尔·贡萨尔维斯·门德斯（MIGUEL GONÇALVES MENDES）执导的《若泽和皮拉尔》



一个作家的遗产是由他给后世留下的作品和他的思想所组成的——尤其是那些关乎未来的想法。若泽·萨拉马戈留下的瑰宝正是如此。

首先，萨拉马戈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无数的读者心中活着。他的作品也以各种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些催生出的艺术作品对萨拉马戈的文本进行改编，将其译入其他语言，表达出他更宏大的意义。

在电影、戏剧、电视、漫画、歌剧、芭蕾和各类展览中，萨拉马戈的思想仍然十分流行、活跃。他的思想也存在于他生活过的地方和留下遗产的地方，如位于里斯本和阿齐纳加的若泽·萨拉马戈基金会，还有他在兰萨罗特岛安度晚年的家。



若泽·萨拉马戈基金会

转换成空间和海洋之间的光和色的神化，就像人一样，像那闪闪发光的白色泡沫，有短暂的生命，发出短暂的光芒，几代人在时间这片大海的带领下，相互延续（.....）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谈论生活而不是文学，同时不忘文学就在生活中，在我们面前永远有一种使文学成为生活的野心。

《雕像与石头》



《OS PONTOS E A VISTA》展览，马塞洛·丹塔斯（MARCELLO DANTAS）摄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或是说要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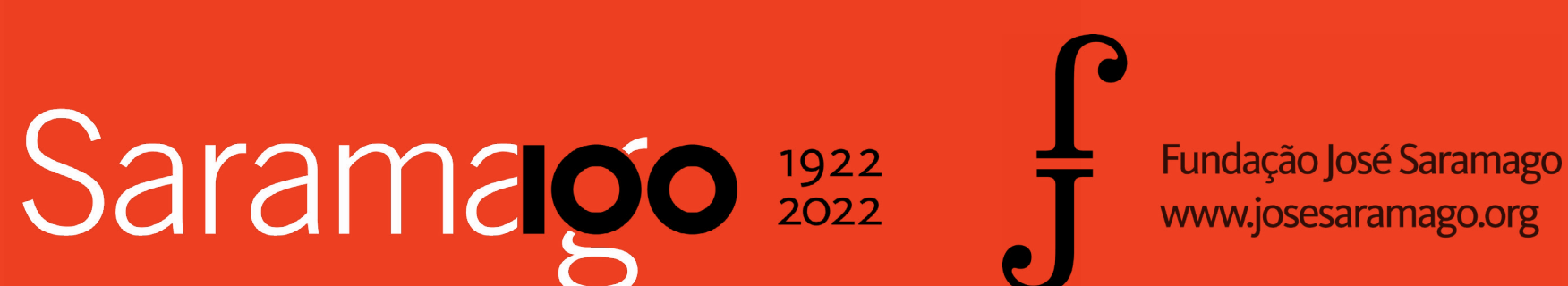
摘自豪尔赫·哈尔佩恩（JORGE HALPERÍN）的《与萨拉马戈对话》

这种文明——我不只是指我们简单地称为西方的文明——正在走向终结，这似乎是整个世界一个不争的问题。

《兰萨罗特岛最终日记》

重走 若泽·萨拉马戈 走过的路 1922年—2022年

本展览为纪念若泽·萨拉马戈诞辰一百周年的一部分



若泽·萨拉马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负责人：卡洛斯·雷耶斯（Carlos Reis）
文本选择和编写：卡洛斯·雷耶斯（Carlos Reis）、费尔南达·科斯塔（Fernanda Costa）
设计：安德烈·莱特里亚（André Letria）
校订：费尔南达·科斯塔（Fernanda Costa）
翻譯及校對：孫葉（Milena),澳門理工大學
協作者：Sara Augusto

本展览所使用的照片均来自若泽·萨拉马戈基金会档案



COMPLETE WORK AT WWW.JOSESARAMAGO.ORG/BIBLIOGRAFIA-ATIVA/

PRINCIPAL PATRON:



SUPPORT:



COM O ALTO PATROCÍNIO
DE SUA EXCELENCIA
UNDER THE HIGH PATRON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ORTUGUESE REPUBLIC



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